

星期天，站里来了个女青年，自称西藏人，叫金珠依呢拉，拉萨二〇八师文工团团长，三岁死父，母亲叫金珠玛达斯拉，在中央民族学院教书。这次上京找母亲，因为证件、钱包丢失，所以要求帮助解决赴京的车膳费，并说中央文革有人在车站接她。但她无论如何不肯讲西藏话，写西藏文，问她住在拉萨什么地方她也讲不出，人也不象西藏人。当时我们就有很多疑问。

经委托警备区向中央文革，西藏军区等处了解，证明：一、拉萨没有二〇八师部队；二、中央民族学院没有她的母亲；三、中央文革也不知道这件事。西藏沪办的同志还介绍说，西藏女子姓名的译音，没有四个字以上的。根据以上种种，这个人是骗子无疑了。但她星期二上午出去以后就没有回站，我们估计她不会再来了，有些懊恼，心想早送公安局就好了。

星期三晚上，卫生学校有个学生叫张锡妹的到我站来问：有个“西藏人”是否到这里来过？她怎么认识这个“西藏人”？要不要把“西藏人”的情况告诉她，我想起了主席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教导，所以把这个人的情况都告诉了她，张听后很吃惊，说，昨天上午，她在豫园门口打拳，“西藏人”拿着本子给她看，上面写着“有牛奶面包吗？”接着跟她说，去年见过毛主席，主席还在她语录上签了字，这次江青同志准备陪她母亲在车站接她，并说第二接待站的同志如何如何招待她，等等，说得天花乱坠。由于张年青好奇，社会经历少，就信以为真，陪她到家里，买了牛奶面包给她吃，还陪她逛马路，看电影，领她到姐姐家里去吃饭。星期三，这个“西藏人”又到她家里留了张字条，说晚上九点一刻要乘火车离开上海（与车站联系没这班车）。张要送她，所以来找她。

星期四，“西藏人”还是没有来。下午，张锡妹陪另外三个女同学到我们这里来，很激动地告诉我们，今天发现她同一个男人在文化电影院看《平原游击队》。我们就马上赶到电影院，真不巧，刚散场，没有找到她。后经我们了解，同她看电影的是男骗子，“西藏人”见他无油水，就借此把这个男的揪到豫园派出所。此后，“西藏人”又碰到三个女同学，还是照样一套，要吃牛奶面包，说要找母亲等等，这三个女同学想，既然是市革会要送她到北京，你要吃就到市革会去吧。于是她们就送她到我们这里问，有没有此事。经市公安局接待站盘问，从晚上九点起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四点，才弄清楚，这个“西藏人”是混血儿，杭州人，社会青年，下放到乌镇，其父是牧师。公安局决定拘留，遣送她到杭州公安局。

简 讯

△市革委会八月七日批复港务局成立革委会，并同意上海港口军管会对该局成立革委会方案的审查意见。  
△卫生部函告，该部丢失盖有卫生部文化革命接待站公章的空白信笺一百张，为防止坏人乘机撞骗，各单位如发现疑点，请协助追查。

△最近有人冒充一站名义打电话给黄浦区革委会教卫组，要求替外地来沪学生建立联络站的房子、粮食等问题。

△一站近日捉到一个越墙潜入二楼的惯偷，调查是个有“老头子”指使的中学生。

△最近，三站查获到一个偷窃《接待通讯》等机密资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徐骏德（原原标仪器厂工人，去年九月押解川沙县监督劳动）。均已交政法部门审处。

另外，还捉到一个冒名向中央‘告状’，并用退色灵涂改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介绍信，到站要求“复工”、“平反”的坏分子。经查，这个人叫严相伟，原上海电子管厂工人，一九五五年轮奸妇女被判处徒刑，去年被遣送回乡。

燃本

谁在：级司

路线

权。

积极

为什：家……可能：半。

请示

人确：照职

人向：意，正